

中山圖書館藏存

吳稚暉的人生

慶市第十區第四區分部黨員林輝智敬贈

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

小引

我做這篇文章，是拿着鄉下老頭兒靠在「柴積」上，晒「日黃」，說閑空的態度，來點化我，超度我，解釋我自己的一霎那的。我固然不配講什麼哲理，我老實也很謬妄的看不起那配式子，搬字眼，弄得自己也頭昏腦脹的哲學。他的結局，止把那麻醉性的藝語，你騙我，我騙你，又加上好名詞，叫他是超理智的玄談，你敬我，我敬你，叫做什麼佛學，什麼老學，什麼孔學道學，什麼希臘派，什麼經院派，什麼經驗派，理性派，批判派等等，串多少把戲，掉多少鎗花。他的起初，想也不過求個滿意的信仰。跟手，變成了「學」。一變成了學，便必定容易忘了本旨，止在斷爛朝報中，將自己的式子同別人的式子鬪寶，將自己的字眼同別人的字眼炫博。學固然是學了。學者固然是學者了。問他為什麼串那許多把戲，掉那許多鎗花，也就不如靠在柴積上的日黃中，無責任的閑空白嚼了出來，倒乾脆一點了。所以有人對我說，德國人譏誚哲學家，常說「哲學是把做成系統（所謂

式子）的話，去妄用他的名詞（所謂字眼）的。」這固然是言之太過，然形容哲學家鬧得人太兇，不能叫人簡單了解，存心擺他學者的臭架子，也是有幾分實情的。

但是，從又一方面講來，我的對於學者，頗能懂得應該要加個相當敬禮。其詞若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。我知道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」，學者要維持一點門面，不能鹵莽滅裂，在柴積上日黃中，把無責任的瞎囁蛆，亂噴出來，求一時的痛快，遺無窮的笑柄。學者非但不肯幹，也不應幹。故止好說了半句，留了半句，耐性性的經過幾百年幾千年，經過幾十個學者幾百個學者，才一點一點的愈加分明出來。於是有的東西，在從前，聖人也糊塗的，到如今，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也知覺了，還有連現在的聖人也懂不來的，自然現在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更夢也不會做着，又正好讓學者擺起臭架子，烏煙瘴氣地去整理整理，整理了再千百年，再叫往後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看做平常。這種逃不過的麻煩，我也是懂的。然因為如此，我這篇文章，也就有「予不得已」的氣概，把「誼不容辭」的責任心，強迫着寫了出來了。

第一理由是簡單的：就是為那無責任的痛快瞎囁蛆，不免遺着無窮笑柄的閑談天，止有柴

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，他懂不曉難爲情，可一說徑出的。

第二理由是繁複的：積了無窮學者，一個明白過一個，才在綿延的歷程中有個比較的明白。這也就是我肯崇拜學者的惟一緣故。故學者的後勝於前，並不是後人聰明才力一定過於前人。止是許多前人代他積了智識，他容易暴富。所以好像如梁卓如梁漱溟兩位先生，在任何一方面，都超過我們的孔二先生。并且也是孔二先生在天之靈（聊爾云云）願意「他倆」勝過「他老」的呀。因爲世上沒有一個父親，不盼望兒子「跨竈」沒有一個師父，不願意徒弟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。若偏是孔二先生妒忌有勝過他的兩個梁家小後生，那中國止好一代不如一代，這無異說中國人將由痴愚而禽獸，禽獸而蛆蟲，止賸他巍巍然高坐大成殿上，他老也有什麼顯煥呢？他從一貫而大同，好像他的教育，立能化腐臭爲神奇。然教了二千幾百年，止是愈教愈劣，便是兩位梁先生數年前自稱一個勛斗，已跳出十萬八千里者，現在承認還是在他手掌之中，這又無異承認這位「走方郎中」止是說嘴賣假藥，並無起死回生的本領，所以對他愈加佩服，無異把他的教育招牌投入

毛廁，撕破他的假面。兩位梁先生自己個人的謙光，自是美德。最好笑的，衆口一詞，物質文明掀起了此番大戰。此番大戰乃是空前的大戰（好笑）。又是最後的大戰（更好笑）。所以有個甚滑稽的羅素，信口胡扯，一面發發自己的牢騷，一面拍拍我們的馬屁，口氣之中，似乎要決意舍了他歐洲的物質文明，來尋我們「中國的精神文明」。（羅素是滑稽已極的滑稽，他胸中是雪亮的。然歐洲像他那樣口氣的傻子，真也不止一人，無非止是臭肉麻的牢騷。）於是吹入我們素有誇大狂，喜歡擺空架子，而又久失體面的朋友們耳朵裏來了，這種恭維，無異雪中送炭，自然不知不覺，感動入骨，相信入骨，也把自己催眠起來。縱使兩位梁先生的文化學院曲阜大學，在理都是可有，而且應有，但似乎太早了一點。恰恰好像幫助萬惡的舊習慣，戰勝新生命，替孔二先生的大喫牛肉，加寫了一張保單，却恰恰把他老人家子孫的飯碗，無意中可以一齊敲破。因此我這篇文章的直覺信仰，也或者間接的對於最近中國思潮，獻着一點號泣而諫的愚誠。

新信仰

大家都說「凡人不會無信仰」這是對的。有人說，「人人有個信仰，便是人人有個宗教，信仰便是宗教」這是不對。這是名詞上向來太籠統的謬誤，古代把一切哲學、倫理學、教育學、美學等皆混合於宗教，現在他們一一脫離了宗教，自己獨立起來，宗教亦沒有話說。宗教的範圍，就自然的縮小。但現在還不會立一個信仰學，把宗教附屬在他底下。畢竟仍讓宗教一名詞，代表了一切信仰。反把種種非宗教的信仰，隸屬在宗教學。惹得多數學問家而非宗教家的，常說宗教可以不信，宗教學殊有研究之價值。其實彼所謂宗教學，即指信仰學的全部，故宗教一名詞，最好嚴格的限制了以神為對象。這又是宗教家求仁得仁，最所贊同。本來若將許多無神的信仰，歸入宗教學，雖是學問家所許，必非宗教家所樂。所以真要清楚，頂好是立一信仰學的名詞，把宗教學管領了起來，其式如左：

信仰學

宗教的信仰（宗教學）

甲 乙

……

非宗教的信仰

甲 乙

……

如此，信仰學是學問家所當研究。彼所管領的宗教學，宗教家固在必應研究之列，即非宗教家爲其有人類進化史上相當價值，亦極可研究。

閑話少說，我所謂「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」，不過說這個宇宙觀及人生觀，並非哲學家的宇宙觀人生觀。乃是柴積上日黃中鄉下老頭兒信仰中的宇宙觀人生觀。這個信仰是一個新信仰。非同「虔城隍拜土地」宗教式的舊信仰。然未下這解釋時，我又怕把這新信仰三字標了出來，避開哲學範圍，終竟被講信仰學的先們拉進宗教區域，那未免驢頭不對了馬嘴，故表明幾句。

宇宙觀

舉現象世界，精神世界，萬有世界（有），沒有世界（無），適用時間空間的，不適用時間空間的，順理成章的，往來矛盾的，能直覺的，不能直覺的，合成一個東西，強加名言，或名曰本體，又曰一切根源。照我合成的成分而說，既應統括萬有及沒有……，則又有所謂「一個」，所謂「本體」，所謂「根源」，下這樣的具體名詞，自然於理論為極不可通。然我拿玄談家滑稽的老把戲來做回答，可說照我上面的界說，理論自身，配算什麼一個東西，既明白的指出包括「往來矛盾」，便也何妨有所謂「本體」等等，不合理論的矛盾。若遷就理論，做一個老實的回答，就是由我執筆而寫，我即萬有的一分子。寫了要諸君賜看，諸君又不過是萬有的一分子。我能寫，你能看，便非用個名詞不可。到了我們超入沒有我們，自然用不着名詞，我也用不着寫，也沒有諸君要看。更定然沒有這篇文章。自然而然，便沒有這種「一個」呀，「本體」呀，「根源」呀等的名詞了。現在姑且用了他們，好在柴積上日黃中嚼着白蛆。

如是，放之則彌六合，變為萬有，是這一個；卷之則退藏於密，變為沒有，也是這一個。（凡此文偶引成語，皆取其恰合下筆時之論調而已，非有心表示同意。因我此文，止表示個人信仰，非所以

言學。不敢誣古人，拉偶像，在柴積上繫綵。）陳老古董所謂萬物有生，原質是風水地火，或金木水火土，是這一個。新西洋景所謂綿延剗化，是片斷而非整個，止有真時，並無空間，也是這一個。所以不消說得，煤油大王家的哲學主義，名叫實驗，吳稚暉拼命做這文章，鼓吹物質，是這一個。就是那低眉菩薩的涅槃，悲觀少年的虛無，也是這一個。我不管什麼叫做無極太極道妙真如，又不管一元多元玄元靈子，我止曉得逼住了我，最後定說到「一個」。

先要插說緊要而又不相干的幾句。我這篇文章，也可以如丁在君先生的說法，（丁先生的玄學與科學一文見努力週報）的確是玄學鬼附在我身上說的。然而我敢說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，他是受過科學神的洗禮的。這種玄學鬼一定到世界末日，可以存在，不受孔德排斥的。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，沒有附在張君勱先生身上的那種「無賴」。他不敢說到「初無論理學之公例以限制之，無所謂定義，無所謂方法。」他止要求科學神占領的區域，把丁先生所謂可知道的，占領了去。可知道區域裏假設，儘科學神用論理去假設着。把那丁先生所謂不可知的區域，賸下了，讓給玄學鬼占領了。不可知區域裏的假設，責成玄學鬼也帶

着論理色采去假設着。雖這種帶些論理色采的玄學鬼，必定被那「大搖大擺」的鬼同胞，笑着矛盾，笑着淺薄，但因為他能竭力要想幫科學神的忙，所以鬧這個玄謊，也便定可免得丁先生的一「打」。

第一便要在這插說中交代明白，凡說到是「信仰」上的「一個」，容易有「無賴」的玄學鬼來贈送徽號，叫他做上帝，叫他做神。可以混同夾賬，拉扯着三百年前的笛卡兒先生們，說道你所說的一個，便是無所不在的神，無所不在的上帝。那我要恭恭敬敬立起來，唱着喀搖頭道，這未免太褻瀆了。我說的一個，我自己固然就是他，便是毛廁裏的石頭也是他。說我便是上帝，便是神，已滑稽得可以了。并且說毛廁裏的石頭，亦是上帝，亦是神，不嫌太難堪嗎？所以縱使我請我的玄學鬼，「無賴」一下，讓一千步一萬步，承認有個上帝，有個神。上帝神非即我，非即毛廁裏的石頭。不過有個我，便有個上帝神來鑑臨了我；褻瀆點又說有塊毛廁裏的石頭，便又有個上帝神去鑑臨了他；那就上帝神也已降尊得極咯。充其量，上帝神止是那「一個」裏面的貴族。我與毛廁裏的石頭，是「一個」裏面的落難者，淪於卑賤的罷了。上帝

神之與我，之與毛廁裏的石頭，還是同屈於一個之下。上帝神決非便是那最後的一個。如此，既然上帝神不過一個的一分子，則我與毛廁裏的石頭，也忝爲一個的一分子。肯承認上帝神，爲貴族嗎？我們自己肯永屈卑賤嗎？這便定有問題發生的呀。這種憑空的，推戴同一分子，來做我們的上帝神，止有讓宗教家去賤賣。在我同毛廁裏的石頭皆受過科學神洗禮的玄學鬼，到底不肯太「無賴」，全把論理抹煞。所以在論理上還是不肯讓步，完全否認着有什麼上帝，有什麼神。

或則另有蒙混着說道，上帝神是有超絕性的，超出於你所謂「一個」的。哈哈，這是「大搖大擺」的「無賴」玄學鬼，常作口頭禪，用來把人催眠的。可惜那無賴玄學鬼的伎倆，弄不出什麼神通，能跳出一個的圈子之外。「二個」是包括了「沒有世界」，換言之，便是已經包括了超絕。區區止有一點超絕性的上帝神，真正要叫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了。故爾，那種嚇得煞人的顯赫的名詞，上帝呀，神呀，還是取銷了好。否則惟有我吳稚暉畢竟還笑笑罷了。深恐毛廁裏的石頭，塊塊都出來爭稱上帝，爭稱神，那就上帝神要尊嚴，終要掃地的呀。

把以上得罪上帝神的插說，完全交代明白，意思就是說我以後說下去，倘然有些離奇得太好笑的名目，假設出來，決非大講神話。止是要說得淺薄容易聽懂，好讓環着柴積，在日黃中的聽衆，聽了像煞有介事罷了。

那我便劈頭的假設着，我所謂一個，是一個活物。從他「一個」變成現象世界，精神世界，萬有世界，沒有世界，無論適用時間空間的，不適用時間空間的，順理成章的，往來矛盾的，能直覺的，不能直覺的，恆河沙數的形形色色，有有無無，自然也通是活物。

又應急要的插說幾句：有人問，笑話了！別底先不要問，請問既說沒有，叫做「無」，如何還去裝上「物」，更說「活」呢？我就笑答道，因為「無」也是一個「一分子」，「一個」是活物，所以他也應是活物。你不曾看見我寫了一撇三畫四豎四點，如此的不憚煩，我才能說，你才能懂；我才能肯定他「物」的「活」的，你才能否定他不該「物」的「活」的。這簡直還可以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嗎？你若再說他是超絕，他是不可思議，對咯，更圓滿了！但是你更瘋了，筆畫却更多了。剛剛更替我證明白應該注意了。注意所能及，很淺近的便是包括在「一個」裏

了。一個是活物，他就確確實實，也是活物了。

又自從一個變成了萬有世界及沒有世界，照論理是但有萬有世界及沒有世界，更無一個存在。必要有到絕對，無所謂萬有，更以外無「無」，止有一個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硬不軟不白不黑……的東西，才復返於一個，否則無到絕對我，且闕筆你亦莫問，也使復返於一個。除此兩途之外，一個乃無從存在，你倘然要看看那一個是什麼東西，就拿我看看；或者就拿面鏡子拿你自己看看；或者就拿毛廁裏的石頭看看。說得闊大點，更用着千里鏡顯微鏡等拿世界萬有看看。你若看得厭煩了，更閉了眼睛，拿浩浩蕩蕩杳冥冥，所謂道妙，所謂真如，所謂玄元，所謂靈子，許多帶麻醉性，超絕及不可思議。算他「無」的，拿來想想。皆足以見一個的一斑。我目前却要大聲而疾呼曰：整個的「一個」，已是瓜分了。你莫認他存在！你不要當他老祖宗看待！又引起了一大錯誤，以為可以代用上帝神，遇有疑難，又向「一個」去磕頭求拜，你要完全明白，一個就是我，就是你，就是毛廁裏的石頭，就是你所可愛的清風明月及一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，就是你所可憎的塵垢秕糠及一切蛇狼虎豹政客丘八！

言歸正傳！有人問，你所謂「一個」是活物。乃正經講話呢，還是滑稽一下，開開玩笑？我三薰三沐的再拜而答，說我是正經講話。他說，我想你是也想「大搖大擺」，不惜「無賴」，儘着附在你身上的玄學鬼，盡量的說笑罷了。我說，我的玄學鬼最不高明，他是最低頭服小，那裏敢大搖大擺，他是最拜倒科學神的腳下，總要附會論理，豈敢無賴呢。他說，那麼你所得「一個」是活物的結論，有論理嗎？我對曰：有有！我的那位玄學鬼，論理學是一定不精明。但他講起話來，至少也總喜歡用着老古董的三段論法，才肯出口的。他說：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，換過來說，亦就可說活物乃產生自活物。吳稚暉是活物，推原他的產生，可以直追到「一個」，所以知道那「一個」亦是活物。他說，你先想想看，你的前提到底靠得住靠不住？若說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，無異就是說活物必定產生活物。那麼從「一個」產生出來的毛廁裏石頭，也是活物，豈非大笑話呢？我說毛廁裏的石頭，自然也是活物。我同你去科學廟裏遊逛遊逛看。你先跑到博物館上，自然止看見動植物標做活物，金石標做礦物。你若轉到化學宮裏，便差不多看見金石都活了起來。你又走向物理學的寶塔上面去，看見了萬有引力菩薩，及相對性大神，你才把萬有沒有一齊都活了起來，自然直

活到「一個」身上去了。

我今且再把那毛廁裏的石頭先活了起來，自然見得我們那位玄學鬼，還是懂些邏輯的呢，還是一味無賴的。凡活物的界說，拿最淺薄的話來講，就是說：

一是這樣東西要有質地，

二是他能感覺。

人是活物，有十四種原質，一隻蒼蠅有若干原質，一棵玫瑰樹有若干原質，這都不能去驕傲毛廁裏的石頭。因為那石頭也有若干原質，立於相等的地位。所以質地是闊過了，不必討論。人有感覺，蒼蠅有感覺，玫瑰樹有感覺，是大家承認的了，請問毛廁裏的石頭，他的感覺何在呢？是如何狀況的呢？我說：要我的玄學鬼回答這問題，他先要問人與蒼蠅與玫瑰樹，他們的感覺是同等的呢，還是差等的？我所問的同等差等，不是問程度有什麼高下，乃是問狀況有什麼異同。我不相信程度的高下，止相信狀況的異同。譬如我們「人是萬物之靈」，不是天天有這種聲浪進耳朵，又不是吾人一開口便居之不疑的嗎？如何證明他是萬物之靈呢？便是感覺最高等。此即執程度

之說。及問嗅覺及得狗嗎。視覺得及貓嗎。聽覺得及鼠嗎。便又遁而至他。謂人則不但於外有感覺。而且於內有理智。故結爲思想。形成計畫。因此高出於庶物。然問彼何以拙劣野人。對織物不及蠶之一繭。對建物不及蜂之一房。便又恍惚周章。遁而之他。謂物之本能。實勝於人。但因是使無翫作。人之所以由粗至精。多勞思慮。全欲玉成其翫作之偉大。哈哈。「偉大否乎」。那場官司太大。不是插說幾句。可以了事。也不是本問題所急要。在本問題。又最好是相對的含糊承認着。可以與吳稚暉主旨的提倡物質文明。少點歧誤。就是人爲萬物之靈。吳稚暉是個人。恭維他爲萬物之靈。固然一定可以甜密的承受。便是在多盡點義務上着想。也儘可替諸位貴「人」。相對容認了。如有陶斯道先生要拿人爲萬物之靈。做他的安生立命的藥方。我何忍笑他老人家痴愚呢。我要極罵惡人。我也正好脫口而出。說道你還像個人嗎。如是而已。我良心自懺。也止有在被窩中細想。恐怕我若如是如是。人便不當我是人。覺得不像個人。不當是人。終於不好。即隱隱不肯失了萬物之靈的地位。所以這句話。做個盡義務時候督促物。實比上帝利害。但是宇宙除「一個」外無絕對性的東西。止有相對性的罷了。從又一方面說。若把這句人爲萬物之靈。享受權利。頓時可覺人的猶惡。

誰還忍說，誰還忍想。梁漱溟先生最佩服孔子的地方，便是直覺之「仁」。仁是一定要解做無私心合天理。宰我不仁，那是要在他父母新死，食稻衣錦。這種食稻衣錦，便是任着私心內最要不得的忍心，是最傷天理。所以孔子也沒有法子，只好冷峭的問他道於汝安乎。宰我乃說安。所以孔子轉沈靜了，止能說汝安則爲之。此如從前我在巴黎力駁無政府主義，他現在幼稚的信條，便叫做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」，譬之於物理學，孔老先生的「施之已而勿願，亦勿施於人」，耶老先生的「愛人如己」，便是牛頓的萬有引力說。這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」便是恩斯坦的相對原理。我當時老實不客氣，竟說我將不盡所能，止取所需，我不願燒飯，我止願吃飯，你奈我何。李石曾先生心平氣和的對我說道，「你吃就是啦。」而且他背後並不曾再說「吳稚暉之不仁也。」我明天便掛了無政府黨的口頭招牌。梁先生慧眼看孔子，而且在覺海茫茫之中，摑握住了直覺，替孔子的仁下了的解，我不能不相對承認。但是孔二先生同梁二先生，及我吳大先生，各挾了萬物之靈的資格，倘或不遭親喪，則製錦之蠶，結稻之禾，一若天理之天，皆爲我輩而生。推至牛羊雞豕，無不由於天心之仁愛，以彼等見惠，故我等報天，亦一牛一羊一豕，制爲「齊之以禮」之禮。我輩竟